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歌浦潮 第七十回 好伙計獨享利權 賢昆仲大鬧意見

如海往常起身最早。薛氏是有錢人家奶奶脾氣，極早非十一二點鐘不肯起來。這天如海睡在書房內，除薛氏和幾個房中使喚的娘姨丫頭之外，並無別人知道。薛氏既未起身，娘姨丫頭的勢力範圍，又不能達到書房一面。書房原有一名小廝承值，他每晚睡得很早，隔夜也未知主人宿在樓下。早起不聞呼喚，就跑到街上買一碗豆腐漿吃了，坐在大門口曬太陽，還同馬夫們說說笑話。如海的馬車原有老規矩，每天八點鐘，即須在公館門口等候，來得遲了，設或如海早出門，他哪肯等你，自坐黃包車去了，這馬夫一個月的工錢，也休想拿得到手。幸虧他有個限止，每日以八點鐘為度，早則無妨，遲了罰俸。因此拖他馬車的，不敢不格外鄭重。八點以前，務必趕到。此時等到十點多鐘，還不見老闆出來，馬夫很覺詫異。問那小廝道：「東家起來了沒有？」小廝笑道：「他在房間內和奶奶一被窩睡著，哪個好進去看他。」馬夫道：「奶奶大約也快起身了。」小廝搖頭說：「她極早還須隔一個鐘頭呢。」馬夫微笑道：「東家同東家娘娘老夫子了，還這般要好麼？」小廝聽說，不覺觸動心事，暗想主人主母，老夫老妻，還如此恩愛，自己年紀青青，每夜孤眠獨宿，好不淒涼。樓上的大丫頭阿翠，自己很中意她，無奈阿翠時常搭架子，嫌自己面上有幾點麻皮，說我雕花面孔，休想吃天鵝肉。不過我這顆心，一輩子捨不落她。但不知到那一年，方能夠也和她要好要好呢？想到這裡，便沒心思再同馬夫講話，奔進去守在扶梯底下，想等阿翠下來，問她到底要我不要？可巧阿翠急匆匆提著一把銅壺下樓，小廝一躍上前，把阿翠驚得倒奔上去，說：「你這爛麻皮，做什麼又來了？我要告訴奶奶的。」

小廝對她搖手說：「莫高聲，你下來，我有句話問你！」阿翠當真走下兩步，說：「你要說什麼，有話早講，有屁早放。」小廝道：「我問你當真要我不要我？」阿翠罵道：「放你娘的瘟屁，不三不四，你沒摸摸自己面孔，不到屎坑板上照照鏡子，討我的便宜，快些滾開了，讓我去泡水。奶奶已經起身，等著揩面呢。」小廝嘖嘖道：「阿唷阿唷，搭得好大架子，活像是個千金小姐呢，可惜也要泡茶泡水罷了。」阿翠怒道：「你說些什麼？可是耳光發癢了。」小廝陪笑道：「對不起，我沒說什麼，請問你奶奶起來，少爺起身沒有？」阿翠詫異道：「少爺昨夜不是睡在書房中麼？」

小廝一聽這句話，魂也嚇落了。因他今天早上，一腳沒到過書房內，打算挨到黃昏時候，進去打掃一遍。晚間主人回來，見乾乾淨淨，自然歡喜他勤儉。今聽阿翠說少爺睡在書房內，這時候還不進去收拾，自己貪懶，豈不被他當面看破，這一頓罵還逃得了嗎！因此他也不敢再同阿翠胡纏，急急奔往書房。推門進去見主人還睡著未醒。小廝放輕腳步，走到床旁邊。這半銅床原不能掛蚊帳，他一眼看見如海身子朝裡睡著，頭卻別向外面，一手握著個拳頭，壓在胸前被外，一手搭在銅欄杆上。小廝心想：「今天倒也奇怪，主人為何此時還未起來？不意眼睛看到如海面上，頓覺吃驚不少。只見他兩眼張得和銅鈴一般，嘴唇微開，牙關緊閉，面色青紫，異常可怕。小廝雙目觀看床上，一隻手無意之間，觸著銅欄杆，宛如被幾十個針子向他皮膚內刺了一下一般，半條脖子，驟變麻木，慌忙縮手不迭。他原不知電流的作用，只當書房內出了鬼，驚得怪叫一聲。朝外飛奔。先叫馬夫進來觀看。又奔到裡面，想上樓喚奶奶下來。跑到扶梯底下，剛巧阿翠泡水回來，出其不意，兩人撞個滿懷。阿翠身弱力小，跌了個仰面朝天，開水潑了一地，燙得她喂亂嚷，大罵殺千刀不已。小廝也不管她罵不罵，飛步上樓。值闖進薛氏房內。他聽了阿翠的話，以為奶奶業已起來，豈知薛氏還僵在被窩內，想待阿翠泡了水來，再為起身，聽有人登登上樓，還道就是阿翠，罵道：「你這小丫頭，跑路怎和搶投人身似的，把我頭腦子也鬧漲了。」

及至走近床前，方知是樓下使喚的那個小廝。薛氏吃了一驚，喝道：「該死，你走上來做什麼？快些滾出去！」小廝被罵，倒退幾步，叫聲奶奶。薛氏怒道：「誰要你叫奶奶不奶奶，快替我滾出去！」小廝無奈，直退到房門口，顛聲說：「奶奶，書房出了鬼，少爺這時候還沒睡醒，銅床上都發了麻。」薛氏大驚，重複把他喚到面前，說：「你講什麼話？」小廝重把適才進書房情形說了一遍，薛氏大驚失色，她曉得如海決不致到這時候還不起身，一起出了什麼變故，當自被窩中一躍而起，上拖鞋，披了外褂，單褲蓬頭，也不怕冷，隨著小廝一同下樓。阿翠還候在扶梯底下，想待小廝下來抓住他報仇。今見奶奶也一同下樓，就此不敢動手，隨在他們後面。三個人回到書房。兩名馬夫，早已在內。還有幾粗做娘姨，也聞信奔來觀看。薛氏見如海這般形狀，也不懂是甚道理。聽小廝說銅床欄杆上發麻，嚇得她避得老遠，連指甲也不敢觸一觸。到底大馬夫吃人家飯多了，略有見識，說發麻的一定是觸電。薛氏聽了觸電二字，曉得這是了不得的危險，忙對小廝頓足說：「你還不將少爺拖起來呢。」

小廝奉著主命，兼之人多膽壯，懼怕之心，一時化為烏有。撲上床想把如海拖起，不意他的手剛和如海的手相接，陡叫一聲阿哟，身子頓時麻倒，軟癱在床上，不能轉動。眾人見了，都不明其故。惟有大馬夫心內明白，說：「不得了，這一定是電門還沒關斷，也觸電了。」說時見一根電線，果還插在電匣內，慌忙尋一根竹竿，把線頭挑開了，小廝方得站起，兩手不住亂甩，說麻得很，麻得很。旁邊阿翠暗喜，心想你適才推我一跌之仇，也算報了。大馬夫先試一試銅床欄杆上沒了電，方招呼小馬夫把如海搭頭搭腦抱起，由床上移到沙發上，覺他身子軟如綿，而且手足溫暖，不像喪了命的模樣。薛氏此時方敢走近他丈夫身旁，摸一摸他心口還跳，牙關雖閉，口中似有出氣，以為大事無妨，心思不覺一定。豈知觸電的人，就是這般死法。

當下薛氏親打一個電話到藥房中，教鳴干請醫生。鳴乾聞悉其情，一面著人通知黃醫生速去，自己也馬上趕到如海公館內。薛氏此時已上樓穿好衣服，面也淨過，平時整潔慣了，雖然蓬著頭，也不肯草草對人，薄施粉黛下來，恰巧鳴乾也到，兩人相遇，彼此微笑。鳴乾問東家怎的觸電？薛氏皺眉道：「昨兒他不知忙了些什麼事，連晚飯都未有工夫吃，喚他也不肯上去，後來就睡在這書房內，我也不知他如何觸的電，適才小廝到樓上報信，我方知道，不然我還當他出去了。」說時指點鳴乾看如海橫在沙發上，身上仍蓋一條野鴨絨被。薛氏口中說：「你看他雖然如此，身上倒還熱的呢。」說時伸手下去摸一摸如海的額角，不覺直跳起來，說道：「奇了。」

鳴乾忙問什麼事？薛氏道：「適才好像他額角上還熱些兒，現在怎的倒反冷了呢？」鳴乾聽說，也把如海額角摸了一摸，覺他雖不冰冷，然而也不見得有多少熱氣。口中雖還能呼吸，不過只有出的，沒有進的，看來也不像好兆，但不敢對薛氏說穿，只安慰她休得害怕，醫生來了，自有法想的。不一會黃醫生來了，手中提著個皮包，奔得上氣不接下氣。鳴乾問他難道沒坐包車？醫生說：「包車是坐的，就在那邊馬路轉彎，同汽車碰了一碰，輪盤壞了，他們講賠款，我沒工夫等他，所以跑了來的。」

薛氏即請他快看少爺，可還有救？醫生不敢怠慢，親自撥一張凳，坐在沙發旁邊。薛氏即在被縫中拉出如海一條手，給醫生診脈。鳴乾在旁。見如海手臂還軟綿綿同常人相仿，心中也以為沒甚大礙。豈知醫生搭上脈，就說不好，他的脈早已停止了。眾人聞聽，都吃一驚。薛氏到底有夫妻情分，忍不住哭將起來。鳴乾教黃醫生設法救濟，醫生搖頭說：「觸電不比得病死的，有病可以對症下藥，觸電猶如週身血液，活活給電火燒枯了，血盡而死，同雷打火燒沒甚分別。莫說現在脈息已止，就使早來幾點鐘，脈息尚能跳動，咽喉內呼吸兩管但能呼出，不能吸入，也就無法可施。眼看他脈息徐徐停止，熱度漸漸減少，直到氣絕為度。而且平常臨死，必須回光反照，清醒一時，可以說幾句遺言。惟有觸電的卻按部就班，到死沒一句話，所以我看錢老闆現在是一定沒救的了。老闆娘娘還是趁早預備後事為妙。」

薛氏聽說，號啕大哭。一群娘姨丫頭，也都哭了。鳴乾見眾人皆哭，也只好陪著流淚，勸薛氏不必悲傷，生死大數，東家臨終之時，不知可有什麼遺言留下？薛氏哽咽道：「我昨夜喚他吃飯的時候，他還生龍活虎似的，誰也不知他夜間遭此橫禍，而且他平常的脾氣，無論什麼事都不肯同家中人談論，所以他在外一切進進出出的事情，家中一點兒沒有頭路，現在他倒撇手丟開了，留下這不了的局面，教我怎樣收拾呢？」說罷又頓足大哭不已。鳴干連聲歎息，仍勸薛氏住哭道：「奶奶但請放心，現在事已至此，哭也無益，做伙計的受東家生前知遇之恩，粉身難報，目下既然東家遭此大變，只消有伙計一日在此，決不教奶奶擔甚憂慮。藥房各

事，伙計都有頭緒。保險公司一面，也有經手的人。且待喪事辦了之後，再慢慢的料理一切賬務便了。」薛氏聞言，頗為感動。鳴乾又道：「適才醫生回頭絕望了，我們還是著手預備呢？還是怎樣？須請奶奶吩咐。」薛氏拭淚道：「那個何消說得，我是女流之輩，不甚懂事，一切還要拜勞杜家伯伯費心。」

鳴乾聽薛氏改口尊他伯伯，暗想聽人講東家娘娘為人利害，果然名下無虛。幸虧如海到死不曾開口，不然倘已有甚風聲被她聽進耳朵，我要昧她良心，可就難了。你道如海屍骨未寒，鳴乾已打算昧甚良心？這句話作者未便饒舌，只恐看書的口快告訴了薛氏，惹他二人發生意見，如何再能演得出下文一段事跡，所以只好代守秘密，卻要請看官們聰明人自己理會了。當下鳴乾先打電話到藥房中，招呼了一位帳房，兩個伙計，還有兩名出店，出來幫同發喪，一面通知保險公司，說總理昨夜觸電死了。眾人正因如海這時候尚未上寫字間，覺得有些奇怪，一聽這個消息，都好似晴空中起了個霹靂一般，一時人心大亂。默士、文錦二人，親自趕到新闢，直闖進如海喪命的這間書房內。薛氏不及迴避，文錦見了如海的屍身，想起從前和他交朋友時的情分，止不住淚流滿面，歎息道：「人生在世，實在是說不定的。他昨兒尚幫我的忙，今兒可憐死了。倘使這件事再遲幾天發生，不知還有誰再肯幫我的忙呢？」說著翻起袍袖，來揩眼淚。薛氏也陪著哭了。鳴乾恐自己站在旁邊，被文錦看見，惹他說甚閒話，即對薛氏說：「奶奶現在不是哭的時候，須教道士先生排一排幾時可以入殮？棺木若要上號的，也須往南市樹行挑眩還有發喪用的錢，由奶奶自己開銷呢？還是我回藥房去拿？」

薛氏說：「自然你藥房中付了總算。壽材請你替我買最上等的楠木。他生前處處考究，這是壓末一椿了，我不能替他草率了事的。橫豎今天來不及成殮，必須要明天辦事，拜煩你多跑幾家看看罷。」鳴干連聲諾諾，拍拍默士肩胛說：「你在這裡幫著照顧照顧，我出去看壽器了。」默士點頭答應。鳴乾出來，他並非只為著避開文錦一件事，還因燕貴等一班人口糧未發，不能教他們餓肚子的，所以只好托故出來了，先到藥房中取幾百元鈔票，藏在身畔，又拿銀行簿折了兩張划條，一張一千兩，一張六百兩，簽過蓋上海記圖章。猛轉一個念頭，拉長喉嚨，喚一名學徒進來，問他這裡近段，可有印名片的印字局？學徒說有的，過去望平街多得很。鳴乾問最快要印幾天？學徒說快的一天已來得及。鳴乾道很好，即在袋中摸出一張自己的名片杜鳴乾三字，將鳴乾二字擦了，寫一個海字，另注字鳴乾三個小字，上角藥房經理，下角紹興人，都沒更動，教那學徒送去排印一百張名片，愈速愈妙，能當夜拿來更好，價錢不論。學徒走後，他自己也到寶善街客棧內尋見燕貴，把兩張划條給他說：「一千一張兩的，是賠你們眾伙計行李衣服之款，少停你向銀行中提了出來，分給他們就是，另外六面兩，托你買兩隻大土，不夠你晚間到我那裡吸煙的時候再補給你。還有你的一千五百兩，我本打算一併帶來給你的，只恐被你一班伙計們見了，妒忌你多得銀子，心中不受用，所以我先散他們的，你的也等晚間我當面交給你便了。」

燕貴聽說。頗感激他的情意，豈知卻是鳴乾恐付給他銀子之後，怕他要帶著那買土的六百兩頭逃走，故而捺著不付，好抓住他一條辮子之意，所謂智者多疑。當時鳴乾因自己身上的事情很多，不便耽擱，即付了燕貴十塊錢一張鈔票，給他們作房飯錢，自己去替如海辦壽板。燕貴拿著兩張划條，喜上眉梢。他雖然是個無用之人，然而無用之人，偏愛使噁心腸，故有一句俗語，叫做無用黑心人，就是這個意思。燕貴暗想他既沒將我的名分送來，我何不對一眾伙計們說：「前途只肯開銷一千銀子，連我的也在其內。我便可擊他一個份頭，得他二三百塊錢。也足夠吸一兩個月大煙呢。」因把眾人喚到房間內，將這句話對他們說了，並給他們看過划條。幸虧人數不多，除燕貴之外，連出店廚司，只七個人，分派下來，小份數十元，大份一二百元，彼此都已滿意，自無別話。忽然賬房老陸，跑街陳先生，提出問題說：「我二人曾到保險公司充一充土客人，前途親口答應各送我們一百兩銀子謝意，難道也在這裡頭算數了麼？」

燕貴一想，鳴乾沒提及這筆款子，大約已算在數內，因即點了點頭。二人直跳起來，說：「怎麼講，他們大老闆可以言而無信嗎？我們情願這二百塊錢也不要了，決意和他拚一下子。」當時便要教燕貴帶他們去見姓杜的。燕貴聽他們要和鳴乾直接交涉，這不是要他當場出採了麼！急得魂也沒了，哼哼哈哈多時說：「找姓杜的也沒用，這是另外一個人的事。你們既然一定要的話，也沒他法，只好我中間人晦氣，適才份頭內派的二百五十元，我也不要了，讓你兩個均分，每人一百二十五塊錢，雖不到一百銀子，然而已相差無幾。況你們身上的袍褂，也是他花錢所買，算上去就出頭了。」

二人始無別話。飯後燕貴向銀行中收了現款，分派各人，彼此歡歡喜喜的散了伙。連燕貴那裡積欠的薪俸，也不要了。客棧中只剩燕貴一人。燕貴喚茶房鎖了房門，出來到一家相熟的同行中，付他六百兩銀票。揀了兩隻上好印土，一共六百二十幾個銀子，燕貴倒不措油，教他照數開一張發票，自己只向他們饒了二兩幾錢一塊小土，留著自己吸食，並向他們說明找頭明日送來。當下他也不響別處，帶著兩隻土直到藥房中，一問經理何在，說替錢公館幫辦喪事去了。燕貴也不管這錢公館是那一家，橫豎吸煙的有耐性，就在榻床上倒身橫下，開燈自吸他的鴉片煙。這一等直等到夜間十點半鐘，燕貴已吸過癮，迷燈睡著了，鳴乾方急急的回來。喚醒燕貴問他要過兩隻大土，看了一遍，頗為歡喜。燕貴拿出發票，鳴乾照數算還他現錢，一個不少。又開銀箱將這兩隻土藏在裡面，拿銀行簿打了張一千五百兩的划條，燕貴乘間問他陸、陳兩人的二百兩頭怎樣？鳴乾想了一想，笑說：「可就是前天的兩位土客人嗎？沒你提及，我倒忘了。」

又當開出二百銀子，一併給了燕貴。燕貴心花怒放，千恩萬謝。鳴乾問他幾時動身回廣東？燕貴說：「至多耽擱一两天工夫，有船就要走的。上海地方開銷太大，我住不下去。」鳴乾問阿憨的棺木你預備帶回去麼？燕貴道：「那個我想替他在西郊義塚上掩埋了，帶回去也沒意思。」鳴乾點頭說：「你動身的時候，留一個信給我。」燕貴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這夜燕貴回轉棧房，歡喜了一夜。次日領了鴉片，不敢藏在身畔，只留幾個零用，其餘向一家同鄉字號中，打一張廣東匯票，匯回家內，自己置辦了行李鋪蓋茶食路菜，還有鴉片煙炮梅花參片，以備不時之需。種種完備，果然不及三天，就搭船回轉廣東。這些都是後話，表過休提。

再說這回鳴乾替錢家辦喪，已是第二次。第一次如海老太太周氏的喪務，也是他原經手。那時如海正在鼎盛時候，上門弔喪的，此往彼來，真有應接不暇之勢。現在如海自己死了，一般抄著從前的舊賬發喪，可怪到靈前叩頭的，反不及前回之半。有些只送了錫箔來，本人並不親到。如海一班要好朋友如施勳仁、詹樞世等。從前自朝至午，在此幫同招呼，非常忙碌。這一回眼見他家少人幫忙，也不肯將尊臀在凳上多搭一刻，剛一到場，就急於要走。諸如此類，世態人情，倒也大可研究。可憐如海勞碌半生，只專心向前，沒預備退後，住宅雖然造了，墳地並未購買，所以連他老太太的棺木，也還寄在平江公所內。此時勢不能不仍替他暫厝殯房。送喪的除家眷親戚之外，故舊只俊人、文錦、伯宣等幾人，其餘無非藥房、保險公司中一班伙友而已。儀仗經過長壽庵的時候，老尼姑淨修出來觀看，見了錢府排燈，又看見如海的油照，方知死的是他，心中非常樂意，進去告訴邵氏，邵氏倒也並不幸災樂禍，反惹她觸動前情，免不得又要背人偷彈珠淚。然而她修行之念更誠，後來大約成了正果。所以《歌浦潮》中無從撈摸，並非滄海遺珠。看官們休當作者漏筆，丟過閒言。

再表鳴乾整整忙了一天工夫，到夜方得脫身回藥房，可已筋疲力盡，馬仰人翻，不能再乾別事，只好直苗苗躺他一夜。常言說財多精神旺。次日他又神氣活現，算一算各方面手續都已定當，單剩得阿榮一處，也得前去弄清楚了，免卻一樁心事。況自己那天送五十塊錢去的時候，答應他三天以後再告訴他消息，我若不去，他倒等我不及，急於出城打聽，倘被他訪知如海已死，這人可不十分容易打發。設或要和我講起石頭來，那倒又是一樁難事。古人說得好：先下手為強，慢下手遭殃。我不可坐誤機會。他念頭轉到，當又向銀行中提了數千現款，取二千五百元鈔票，連同前天燕貴替他買的兩隻大土，因恐照原來包紮，外間有些看得出土的模樣，帶進城有人敲他竹槓，故用一隻香煙匣子裝了，旁邊塞些報紙，不令搖動，又弄一隻，裝了二千五百元鈔票，外間不用紙裏，就將一條草繩繫起，提在手中，外觀宛如兩大盒紙煙似的。預備定當，一腳坐車到阿榮那裡。阿榮聽著鳴乾的教訓，只當巡捕房真要捉他重辦，嚇得連大門也不敢出去，天天躲在家中，不是瞌睡，就是打五關消遣。聽有人叩門，他先躲了起來。無論誰人找他，都教他娘回頭不在家中。因此外間的消息，早已和他隔膜，單只盼望杜先生前來報告，真所謂望眼欲穿，見了面，忙問現在風聲怎

樣了？我可以出去嗎？真正藏在家裡，氣悶死了。鳴乾搖頭道：「風聲還緊得很。巡捕房包打聽已知你是我們藥房中的伙計，天天有人到藥房中來查問。我已關照裡裡外外一切人等，不許說出你住的地方，只怕他們另從別處打聽，可就保不住要漏出消息的了。」

阿榮聽說，幾乎急得要哭，皺著眉頭說：「杜先生你同錢老闆幫我想法子呢，這件事原也是你二位的命令，我吃人家的飯，不能不遵著你們的吩咐行事。現在闖了禍，常言天塌自有長人頂，不能教我們矮子吃苦，終得求你杜先生設法。可憐我家有老母，不比得旁的人，受了風浪不打緊，我阿榮一個人，可關著兩條性命呢。」鳴乾道：「原來這個，所以我同錢老闆，已商議了幾天功夫。要說運動的話，我們暫時怎好出面。一出面就明顯得這場火，是我們出的主意，那保險公司中賠款銀子，還想拿得到麼。倘使得了賠款。卻也用不著運動什麼。你上海站不住，只消給你幾千現洋錢，出碼頭也好過日子。這句話是不是？」阿榮道：「原是什么呢。現在就為的沒有錢，教我走到哪裡去好？」鳴乾道：「我也這般想，錢老闆一時手中也沒現款，我教他設法向朋友處調頭幾千塊，先給了你，你府上不是寧波奉化嗎？」阿榮說正是。鳴乾道：「奉化乃是小地方，你有幾千塊錢，也可稱過得日子咧。」

阿榮回言是的。鳴乾又道：「錢老闆真是阿彌陀佛，他很聽我的話，一口答應二千塊錢。我說二千塊錢倘使在先辦事順手，沒甚風浪給了他，也可令他做做買賣，那倒不算少了。所借現在多了一點周折，他暫時又不能出頭露面，至少也得避他一年半載，這半年的開消，照我們自身算算，至少也須二三千。雖然他們比不得我等，然而一千八百，也是少不得的。但統共不過二千之數，如何還好打這一個對折。故我一定要他給你三千塊錢，不過他手中也著實的艱難，西拼東湊只得二千五百之數，缺五百元，他沒法想了，只得把兩隻大土作抵，我曉得現在土價，每只足值四百多塊錢，這一來倒反便宜你三百餘元呢。也是你的造化，我有心一客不煩二主，一併替你帶了來。都在這兩隻香煙匣內。上一匣是鈔票，下一匣是大土。你點一點，好好收藏。此地早晚一定要被打聽找到的，我勸你也不必多耽擱了，明兒就好預備預備，趕緊帶你娘回寧波去，把兩隻土設法賣了，安分度日，我這裡得有機會，馬上替你運動。風潮平靜之後，寫信教你出來，仍到我們藥房中來做生意便了。」

阿榮聽了非常滿意，真是無錫人說話，心花朵朵開了，沒口的謝杜先生吹噓之德。打開香煙匣，見了一疊疊的鈔票，喜得他一隻手，不知拿了那一疊好。還有那只紙盒中，圓滾滾兩隻大土。他豈不知土是時下值錢之物，比金子還貴，更喜得他手舞足蹈，忘其所以。鳴乾看得很為好笑，說：「錢不過手，你先把鈔票點一點罷。」阿榮依言，但他從沒見過這許多鈔票，哪有心思一張張細點，只把整數點了廿五疊不差，回言對的。鳴乾也不多坐，起身說：「這樣你趕快預備動身罷，我們出來再見。」

阿榮諾諾連聲。鳴乾出來，阿榮因台上有著鈔票，不放心跑開。自己不能親送杜先生，喚他娘出去代送。及至那老太婆跌跌跑到門口，鳴乾已出弄，坐上黃包車。跑了好一段，回轉藥房，一個人自付各路都已安排定當，這利權已是我一個人的了。單怕默士這廝，得了五千元，還不稱心，要來向我加炭，我不妨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推他一個乾淨，免得答應了一次，後來還不免有所藉口。主意既定，自此非常得意。隔了幾天，接信知燕貴已趁船回轉廣東。心中記掛阿榮，不知曾否動身，又進城探了一次，見他家門口已貼召租，曉得他一定回寧波去了，不覺心中大樂。閒來沒事，看看報紙，很留意寧波通信，差不多隔了半月光景，方看見一段記事題目，是「私賣煙土之破獲」，大致謂奉化人，王阿榮向在外埠販土致富。近又來奉私售煙土，為巡警訪悉破獲，抄出大土一隻，現洋鈔票三千餘元，解縣請究，判處一等有期徒刑若干年，煙土送禁煙局銷毀云云。鳴乾見了，嘖嘖數聲，說他好沒福氣。於是鳴乾更放心適意。閒時候他倒頗能不忘舊主，常往新聞錢公館，去見主母薛氏，報告藥房中營業情形，並勸勸她不可悲傷過度，必須保重自己身體為要。

薛氏頗肯聽他的說話，故而盡哀，雖然盡哀毀容卻並不毀容。從前她很喜歡盛妝，現在新喪丈夫，華麗衣服，已不能再穿，因此做了許多素服，都用上等外國呢周轉白鑲滾鈕頭盤出各式新奇花樣，雖然是幾件孝服工料兩樣，計算起來，著實比綢緞的還貴一倍。薛氏穿在身上，更比當初濃裝時，清潔美麗多了。俗語有句，若要俏須帶三分孝。這句話倒是化裝秘訣。你道薛氏因何如此安心，皆因她歷年向如海處要下的私房，本有三萬餘金，加上一二萬首飾，她自己名下的財產，就有五萬光景了。那天她打開如海的鐵箱，檢點之下，內藏現洋鈔票二萬有餘，而且都是外國銀行紙幣，如海有意留這一批現銀，預備萬一他的空頭穿鑰，便可帶著這些鈔票，遠走高遠，為日後活命資本，所以情願吃虧折息，將他封閉在銀箱內，現在卻遺給妻校此外還有金鏘五百個，外國銀行存款數千金，錢莊往來大概兩平的居多，最觸眼的乃是一大捆橡皮股票，票面上外國字，雖辨不出多少數目，另有一本股票計數，中國賬簿上寫得明明白白，總數何止二十萬金。

薛氏見了，只是搖頭。心想他買這些東西何用？若換了現的給我，豈不甚好，其餘零星鐵路輪船股票，也有萬金之譜。薛氏一看過，算算自己一個人用用，連出嫁兩個女兒陪嫁之資，可以不愁短缺了。真所謂天下無難事，只要現銀子，有丈夫沒丈夫，倒也不足輕重。薛氏既存這條意思，故而舉動上依前瀟灑自如，就沒鳴乾相勸，她也何曾悲傷過度。哀之一字，無非門面文章。當著外客門前，不得不照例敷衍而已。她雖然心思抱得很定，豈知不多幾時，就傳來一樁消息，將她的定心丸化為烏有，重複惹動愁懷，固然出於意料之外，不過已早在閱者洞鑿之中，原來如海在保險公司中，用空的三十餘萬銀子，他本打算將這回放火賠款提還完賬，不幸那夜觸電身亡，這筆銀子又在鳴乾手中，未曾交出，鳴乾見東家已故，自己還活在世上，陰陽路隔，不能將這筆銀子送往陰司還他，只可將他暫留幾年，待異日自己死後，東伙相見，再將此款交還如海不遲。

然而保險公司中，到底宕著一筆虛賬。況他們當年股本，實收只八十萬，被如海用空三十萬，加上做出幾萬押款，和開辦以來的一切墊本，偌大公司，早已不名一錢。這件事固然是如海一個人的秘密，但除此之外，有個賬房先生也曉得這件事，因一切賬目，都須由他手中經過，萬萬瞞不得他。如海為著此事，特地加那賬房念塊錢薪俸。賬房貪圖小利。況又是總理之命，自己不擔責任，因此一一遵著他的指揮寫賬。現在總理死了，銀子完了，賬簿上還有三十餘萬存款，是他親筆寫的賬，風火豈不在他一人身上。雖然魏協理兼做總理，糊糊塗塗，隨人調撥，但設或有一處失了事，打不出賠款銀子，如何是好？不但如此，聽說股東會議，因魏協理不勝總理之任，要另舉新總理前來，倘換了個精明的，一翻賬簿，察出破綻，那時反變作我賬房營私舞弊了，這還了得。故此如海一死，倒害得他急了好幾天，沒吃得下飯。看光景越挨下去越不是事，曉得當初總理弄賬的時候，公司中有個杜默士，也與聞這事，只可私下同他商量。默士果知道如海先前，曾挪過這筆銀子，後來長久不曾提及此事。這番保險失火，賠款四十萬，以為如海已將此款劃清歸賬的了。現在聽賬房一說，方知這虧空尚未歸還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因想此事是他老兄鳴乾經手的，大約銀子已交與如海，故而那天五千頭支單，也是如海記名字，如海尚未歸賬，就此死了，銀子在他夫人手中，然而也說得明白，不能教賬房吃虧的，此事問鳴乾便知。但倘使此款還在鳴乾手中，未曾交還老錢，現在死無對證，吃蔑他的倒也不為罪過，不過總數四十萬，他只送我五千，未免太少，極苛刻也須教他拿出十萬銀子，方能善罷干休，諒他也不敢少我一個。致於這裡的爛污，與我無乾，由他撒了就是。因對那賬房說：「這件事很有出入關係，你暫時萬不可以發表，讓我出去打聽打聽，總理家中，有無遺產，該如何辦法，再作道理便了。」

賬房千恩萬謝。默士更不停留，直往鳴乾藥房中。鳴乾見了他，笑逐顏開，叫聲老弟，甚風吹你到此？默士一本正經，將如海在日曾把公司銀子用空三十餘萬，現都宕著虛賬，一無歸償，賬房先生急得要死等情，對他說了。鳴乾故作驚訝道：「原來錢老闆到死，還撒這個爛污，實在奇怪得很。他虧空這許多銀子，不知用向那裡去了？從前他辦藥房的時候，有事倒常同我商量。後來接管了保險公司，平時我也難得同他見面，所以他有些事情，我一點兒也不知道。現在數十萬銀子的虧空，你們打算怎樣的替他彌補呢？」

默士聽說話不對，忙問老兄：「你那天四十萬保險賠款，在老闆沒死的時候，可曾交給他沒有？」鳴乾道：「你講四十二萬那筆保險賠款嗎？這是鄔燕記之事，與錢老闆無乾。」默士道：「鄔燕記就是錢老闆的化名，你不用瞞我。」鳴乾笑道：「老弟，講出笑話來了，鄔燕記是鄔燕記，錢老闆是錢老闆，明明兩個人，況姓鄔的那天，你也見過面，問你到底他是錢老闆變的不是？這個

如何好硬說。況錢老闆自己便是保險公司總理，銀子由他調排，還要保什麼險，你從小就出名聰明的，這點事虧你還想不穿，實在可笑得很。老實告訴你，當初皆因鄔燕記保險不足，因要你說句好話，知我和你自家人，故托我許你五千銀子，我還告訴你此人目下不幸遭了火患，可憐得很，不但我要幫他的忙，連你也該扶助他的。後來他統共拿出一萬銀子謝意，你一個人拿了五千，還有你公司中一位王先生，一個賬房，合得一千，我自己連頭搭腦，不過得他四千銀子酬勞，比你的還少一千，這就是那回保險的真相，原沒什麼私弊夾賬，你不可纏到歪裡去，倘你嫌謝意少的話，也該早幾天說，趁姓鄔的還在上海。現在他早已回廣東去了，教我也沒法可施，何用牽入錢老闆。況錢老闆現在死了，死無對證，教我拿什麼話來回答？你好兄弟，這不是兒戲之事，萬不能同小時候，鬧玩意一般，請你休得再和我說笑話了。」